

# 《花間集》之熏香敘寫

陳慷玲

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提 要

《花間集》由後蜀趙崇祚所編纂，收錄了18家500闕之詞作，是中國第一部文人歌詞之總集，在詞學發展上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花間集》本是為了歌筵酒宴而編的歌本，內容不脫男女情愛，但是編纂者為了與南朝宮體詩的直露表現有所區隔，故發展出婉約的表達方式。而這種婉約的形式，又與《花間集》中出現大量的熏香敘寫有密切的關係。故本文擬從熏香的角度，探討此種現象的生成及其所隱含之意義。論文主要分成三部分：其一，現象面的描述，從篩選出來的熏香詞作中，勾勒《花間集》中之熏香敘寫。其二，就作品的效果來看豔情與熏香嗅覺的關係。香味嗅覺對於人的生理心理皆有極大影響力，透過熏香敘寫得以婉轉的呈現出男女情愛。其三，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花間集》的熏香意義。歐陽炯〈花間集序〉曾提到此集與南朝宮體詩有別，故這部分將透過熏香的表現來討論此二者之不同。透過上述的詮釋，說明《花間集》中的熏香敘寫，並非只是當時上流社會的生活習慣，更是構成詞體婉約形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關鍵詞：**後蜀 《花間集》 熏香 南朝宮體詩 婉約

# 《花間集》之熏香敘寫

陳慷玲

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一、前言

《花間集》由後蜀趙崇祚所編纂，收錄了 18 家 500 闕之詞作，是中國第一部文人歌詞之總集，由於其「倚聲填詞之祖」<sup>①</sup>的地位，使它在詞學發展上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從內容來看，《花間集》是爲了歌筵酒宴而編的歌本，故多以男女情愛爲主，與「南朝之宮體」、「北里之倡風」<sup>②</sup>並無二致；若從形式來看，《花間集》婉約的表現技巧，不但使它與宮體詩有了明顯的區隔、更奠定了後代文人詞的美學傳統。如宋晁謙之〈花間集跋〉云：「思深而言婉」<sup>③</sup>、明王世貞《藝苑卮言》云：「花間以小語致巧」<sup>④</sup>、清鄒祇謨〈衍波詞序〉云：「《花間》句雕字琢」<sup>⑤</sup>、清王士禎《花草蒙拾》云：「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豔，非後人纂組所及。……山谷所謂古蕃錦者，其殆是耶」、「或問《花間》之妙，曰：『蹙金結繡而無痕跡』」<sup>⑥</sup>、清聶先《名家詞鈔評》評《蕊樓詞》云：「婉麗清芬，不

①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花間集》十卷……此近世倚聲填詞之祖也」，（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614。

② （後蜀）歐陽炯：〈花間集序〉，（後蜀）趙崇祚編，楊景龍校注：《花間集校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10月），頁1-2。

③ 施蟄存：《詞集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2月），頁632。

④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10月），頁385。

⑤ （後蜀）趙崇祚編，楊景龍校注：《花間集校注》第1冊，頁1670。

⑥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冊，頁673、675。

減《花間》飄渺」<sup>7</sup>、顧隨《花間集注》：「《花間》一集，簡古精潤，事長則約之使短，意廣則淳之使深。」<sup>8</sup>上述所言之「思深而言婉」、「小語致巧」、「句雕字琢」、「著意設色，異紋細豔」、「蹙金結繡而無痕跡」、「飄渺」、「簡古精潤」……等等評語，都指出了《花間集》婉約而精鍊的美學特質。

現今可見之《花間集》的研究文獻極多，兩岸的學位論文與單篇論文合計之數量已超過 200 篇，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從言情、女性、語言修辭、詞學觀……等部分切入，對《花間集》的闡發頗為周全詳細。但是在這些面向之外，筆者留意到《花間集》中有大量的熏香描述，在《花間集》所錄的 500 闕詞作當中，就有 142 闕提及熏香，約佔全集近三成左右。這個現象頗為特別，不僅反映了古人熏香的生活習慣，更是形成《花間集》婉約特質的原因之一。但此點尚未受到學界關注，因而引起本文之撰寫動機。

全文擬從熏香的角度，探討此種現象的生成及其所隱含之意義。論文主要分成三部分：其一，現象面的描述，從篩選出來的資料當中，大致勾勒《花間集》中之熏香敘寫。其二，就作品的效果來看豔情與熏香的關係。香味嗅覺對於人的生理心理皆有極大影響力，透過熏香敘寫得以婉轉的呈現出男女之情。其三，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花間集》的熏香意義。歐陽炯〈花間集序〉曾提到此集與南朝宮體有別，故這部分將透過熏香敘寫討論它與南朝宮體詩之不同。

《花間集》歷來之版本繁多，就目前較重要的校本而言，有 1998 年李一氓之《花間集校》，此書用了六種底本互校，<sup>9</sup>其優點是「不泥古，不矜祕，在校後記中並闡述是書版本源流、諸刻得失。」<sup>10</sup>全書之校記近六百則，包括目錄之校記

<sup>7</sup> (後蜀)趙崇祚編，楊景龍校注：《花間集校注》第 4 冊，頁 1676。

<sup>8</sup> 同前註，頁 1658。

<sup>9</sup> 這六種本子是南宋十八年(1148)晁謙之跋本(簡稱晁本)、南宋淳熙十一、十二年(1184-1185)鄂州冊子紙印本(簡稱鄂本)、明汲古閣毛晉刊本(簡稱毛本)、明萬曆庚辰(1580)茅一禎刊本(簡稱茅本)、萬曆庚申(1620)湯顯祖評朱墨本(簡稱湯本)、王國維輯唐五代二十一家詞(簡稱王輯本)。見李一氓〈校後記〉，(後蜀)趙崇祚輯，李一氓校：《花間集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3月)，頁 206-207。

<sup>10</sup> (後蜀)趙崇祚輯，李一氓校：《花間集校》，「出版說明」。

23 則、花間集序校記 14 則、詞作校記 533 則，參校之功夫頗為精審。到了 2014 年楊景龍之《花間集校注》一書，在前賢的基礎上做了很多的補充修訂，此書〈前言〉自云：「共校閱宋明清時期二十餘個《花間集》的版本，……對於此前校勘《花間集》的學者取校過的版本，本書皆加重加校勘，共改正失校、誤校數百處。」<sup>11</sup> 故本文以楊景龍《花間集校注》為詞作來源之依據。全集分為十卷，依各家所收詞數，依次為：溫庭筠 66 闕、皇甫松 12 闕、韋莊 48 闕、薛昭蘊 19 闕、牛嶠 32 闕、張泌 27 闕、毛文錫 31 闕、牛希濟 11 闕、歐陽炯 17 闕、和凝 20 闕、顧夔 55 闕、孫光憲 61 闕、魏承班 15 闕、鹿虔扈 6 闕、閻選 8 闕、尹鶚 6 闕、毛熙震 29 闕、李珣 37 闕，共計 500 闕。後文所舉詞例，僅標出楊景龍《花間集校注》之冊數／頁數，不另出註。

## 二、《花間集》火焚為主之熏香方式

香在中國古代社會是一項重要的民生用品，它的來源及功能如陳敬《陳氏香譜》所云：「或出於草，或出於木，或花，或實，或節，或葉，或皮，或液，或又假人力而煎和成。有供焚者，有可佩者，又有充入藥者。」<sup>12</sup> 而本文所欲探究的「熏香」範圍，指的就是人為方式所操控的香味熏染，即引文中所言之「供焚者」及「可佩者」兩種，點出了「火焚」及「非火焚」的熏香方式。火焚式的熏香，必須憑藉火焚的方式而散發出香味，像是香爐、香燭、香燈皆屬之；而非火焚式的熏香，除了佩帶於身上的香包香囊外、也包括塗抹於身體各部位之香氛（如粉香、口脂香、香水、洗髮精）、或建材器物所散發出來之香味（如沉香閣、龍舟鳳舸木蘭香、椒房、香奩）。

此二種用香方式，早在後蜀《花間集》之前就已存在。非火焚式的熏香，在《楚辭》即大量出現江離、辟芷、木蘭、杜蘅、蕙芷……等香草之名，〈離騷〉

<sup>11</sup> （後蜀）趙崇祚編，楊景龍校注：《花間集校注》第 1 冊，〈前言〉，頁 67。

<sup>12</sup> （宋）陳敬：《陳氏香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278 冊），卷 1，頁 504。

有「紉秋蘭以爲佩」<sup>13</sup>之說法；而火焚式熏香，在《楚辭·招魂》有「蘭膏明燭，華容備些」<sup>14</sup>之香燭記載。香燈可見庾信〈燈賦〉：「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燃蜜，氣雜燒蘭。」<sup>15</sup>至於香爐，在《初學記》卷十一載：「應劭《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廡中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燒薰護衣服。」<sup>16</sup>隨著日常生活中大量的用香，因此在歷來的文學作品中，亦不乏熏香的相關描述，以下分析《花間集》中熏香敘寫的類別。

本文熏香詞作之篩選標準如下：詞作中凡是具體提到熏香器具、熏香動作、香名者皆列入本文範圍。其中熏香器具如薛昭蘊〈醉公子〉：「床上小燠籠」（2 / 519）、顧夙〈玉樓春〉：「博山爐冷水沉微」（3 / 986）；熏香動作如溫庭筠〈清平樂〉：「鳳帳鴛被徒燠」（1 / 195）、和凝〈山花子〉：「幾度試香纖手暖」（3 / 902）；涉及香名者如溫庭筠〈菩薩蠻〉：「沉香閣上吳山碧」（1 / 60）、溫庭筠〈菩薩蠻〉「深處麝煙長」（1 / 69）、毛熙震〈浣溪沙〉：「滿身新裊瑞龍香」（4 / 1367）……等。詞作中若出現「香」字，則參照全詞內容，擇取人爲之熏香者列入。至於「香閨」、「香車」等未有具體之熏香指涉者，則不列入。據此標準篩選出來的熏香作品共計有 142 闕，詳如文後「附錄」所示。這 142 闕詞作的熏香方式，火焚式的熏香有 91 闕，佔了全部熏香詞作之六成左右，非火焚式的熏香 18 闕，佔了全部熏香詞作之一成左右，其他無法判定焚香方式者 33 闕。相較之下，火焚式的熏香現象最爲突出，故本節集中於此部分的論述。

火焚式熏香又可分爲可香燭香燈、以及香爐兩類。前者是指添加香料所製成的蠟燭或燈蕊，具有照明兼焚香之功能；後者則是將香料置入香爐中焚之，主要取其香味。以下分述之。

<sup>13</sup>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11月），頁6。

<sup>14</sup> 同前註，頁324。

<sup>15</sup>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5月），頁80。

<sup>16</sup> （唐）徐堅：《初學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2版），頁270。

## （一）香燭香燈

《花間集》中出現「燭」、「燈」之字樣及相關指涉者共計有 18 闕詞：溫庭筠〈菩薩蠻〉：「香燭銷成淚」（1 / 42）、溫庭筠〈更漏子〉：「香作穗，蠟成淚」（1 / 95）、皇甫松〈夢江南〉：「蘭燼落」（1 / 285）、韋莊〈菩薩蠻〉：「香燈半捲流蘇帳」（1 / 321）、韋莊〈應天長〉：「寂寞繡屏香一炷」（1 / 359）、韋莊〈清平樂〉：「繡閣香燈滅」（1 / 381）、韋莊〈訴衷情〉：「燭燼香殘簾未捲」（2 / 437）、薛昭蘊〈浣溪沙〉：「麝煙蘭燄簇花鈿」（2 / 491）、張泌〈酒泉子〉：「紅焰小，背蘭釭」（2 / 659）、歐陽炯〈三字令〉：「香燼落」（2 / 829）、和凝〈臨江仙〉：「蘭膏光裏兩情深」（3 / 892）、顧夙〈荷葉盃〉：「蘭釭背帳月當樓」（3 / 1045）、孫光憲〈菩薩蠻〉：「碧煙輕裊裊，紅顫燈花笑」（3 / 1117）、孫光憲〈河瀆神〉：「銀燈飄落香炷」（3 / 1130）、孫光憲〈虞美人〉：「一穗香遙曳」（3 / 1139）、魏承班〈訴衷情〉：「紅蠟淚飄香」（4 / 1273）、尹鶚〈滿宮花〉：「一炷後庭香裊」（4 / 1343）、李珣〈酒泉子〉：「燭暗香凝天欲曉」（4 / 1488）。

香燭香燈之所以有香味，是因為在製燭或燈蕊時摻入了香料，燃燒時會將香味引出。筆記中曾記載唐懿宗之女兒同昌公主使用香燭，蘇鶚《杜陽雜編》卷下云：「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寶為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寶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焚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于百步。餘烟出其上，即成樓閣台殿之狀，或云蠟中有蜃脂故也。」<sup>17</sup>可知此香燭是將「蜃脂」摻入蠟燭之中而發出濃郁的香味。

至於香燈之記載，在漢代即有，如周嘉胄《香乘》卷十「香燈」條下載：「《援神契》曰：『古者祭祀有燔燎，至漢武帝祀太乙，始用香燈。』」<sup>18</sup> 陳敬

<sup>17</sup> （唐）蘇鶚撰，陽羨生校點：《杜陽雜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8月），（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等校點：《開元天寶遺事（外七種）》，頁130-131。

<sup>18</sup> （明）周嘉胄：《香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78冊），卷10，頁566。



《陳氏香譜》卷三「金龜香燈」一則，詳細的記載了這種金龜形香燈的製法：「香皮：每以煇炭研爲細末，篩過，用黃丹少許和。使白芨、研細米湯調膠浮炭末，勿令太濕。香心：茅香、藿香、零陵香、三賴子、柏香、印香、白膠香，用水如法煮，去松煙性，灑上，待乾成，惟碾，不成餅。已上香等分剉爲末，和令停勻，白膠香中半亦研爲末，以白芨爲末，水調和，捻作一指大，如橄欖形。以煇炭爲皮，如裹饅頭。入龜印，卻用針穿，自龜口插，從龜尾出。脫去龜印，將香龜尾捻合，焙乾。燒時從尾起，自然吐烟於頭，燈明而且香。每以油燈心或油紙撚火點之。」<sup>19</sup> 由以上引文來看，這是一種龜形香燈，主要由「香皮」與「香心」所構成，二者所用的材料不同，香味主要是來自於香心，香心用了「茅香、藿香、零陵香、三賴子、柏香、印香、白膠香」等香料。與前一種「蠟中有蟹脂」的香燭不同，此種龜形香燈用的是複方香料。

《花間集》這 18 闕香燭香燈的詞作中，具體顯示出其內含香料者有 5 闕，出現的語詞是「蘭燼」、「蘭焰」、「蘭釭」、「蘭膏」，都是指蘭香。「蘭香」是重要的香品之一，洪芻《香譜》卷上「蘭香」一則云：「《川本草》云：味辛平，無毒，主利水道，殺蟲毒，辟不祥。一名水香，生大吳池澤。葉似蘭，尖長有岐，花紅白色而香，煮水浴以治風。」<sup>20</sup> 此香功能是「殺蟲毒，辟不祥」，藉著夜間照明之際，既具熏香效果、又能達到除蟲安宅的作用。

## （二）香爐

在《花間集》中，「爐」、「燻」、「烟」……等字眼大量出現，扣除有明顯「香燈」、「香燭」者，其他應多屬於香爐焚香，這部分詞作多達 70 餘闕，數量是香燈香燭的四倍左右。二者比較，燃香燭香燈取香十分簡易，但以香爐焚香比前者複雜許多，不管是焚香的過程、香具的選擇、香料的使用都極爲講究。

第一，焚香的過程。高濂《遵生八箋》卷十五「隔火砂片」條下，曾詳述焚

<sup>19</sup> （宋）陳敬：《陳氏香譜》，卷 3，頁 524。

<sup>20</sup> （宋）洪芻：《香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278 冊），卷上，頁 496。

香過程方法：「燒透炭壑，入爐，以爐灰撥開，僅埋其半，不可便以灰擁炭火。先以生香焚之，謂之發香，欲其炭壑因香熱不滅故耳。香焚成火，方以筋埋炭壑，四面攢擁，上蓋以灰，厚五分，以火之大小消息。灰上加片，片上加香，則香味隱隱然而發。然須以筋四圍直搦數十眼，以通火氣週轉，炭方不滅。香味烈則火大矣，又須取起砂片，加灰，再焚。其香盡，餘塊用瓦合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衣被。」<sup>21</sup> 孟暉《花間十六聲》曾對這段記載加以整理解釋，他說：「大致的程序是：把特製的小塊炭壑燒透，放在香爐中，然後用特製的細香灰把炭壑填埋起來。再在香灰中戳些孔眼，以便炭壑能夠接觸到氧氣，不至於因缺氧而熄滅。在香灰上放上瓷、雲母、金錢、銀葉、砂片等薄而硬的『隔火』，小小的香丸、香餅，是放在這隔火板上，借著灰下炭壑的微火烤焙，慢慢將香芬揮發出來。」<sup>22</sup>

古人是採取「隔火焚香」的方式，香料不會與炭火直接接觸。洪芻《香譜》卷上之「熏香法」一則就提到：「燒香餅子一枚，以灰蓋，或用薄銀碟子尤妙，置香在上薰之。」<sup>23</sup> 香是置放在「薄銀碟子」上，也就是隔火焚香的意思，高濂《遵生八箋》卷十五「隔火砂片」一條中亦云：「燒香取味，不在取烟。香煙若烈，則香味漫然，頃刻而滅。取味，則味幽香馥，可久不散。……隔火焚香，妙絕。」<sup>24</sup> 可知隔火焚香之目的是為了減少煙氣並讓香味持久。《花間集》中大量敘寫這種繁複的熏香方式有其深意，後文將結合內容一併論述。

第二，香具的選擇。「香爐」是焚香器具的共名，就材質來看，《花間集》中出現過「玉爐」、「金爐」，如溫庭筠〈更漏子〉：「玉爐香」（1 / 104）、毛文錫〈虞美人〉：「玉鑪香暖頻添炷」（2 / 701）、鹿虔扈〈女冠子〉：「金爐裊麝煙」（4 / 1305）、牛希濟〈臨江仙〉：「金爐珠帳」（2 / 785）。使用金玉之香爐，顯示出華貴精巧的生活型態；就香爐的造型來看，《花間集》中較明確者有「鴨型香熏」及「博山爐」兩種。其中「鴨型香熏」類的香爐，包括鴨

<sup>21</sup> （明）高濂：《遵生八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88冊），卷15，頁626。

<sup>22</sup> 孟暉：《花間十六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9月），頁132。

<sup>23</sup> （宋）洪芻：《香譜》，卷上，頁501。

<sup>24</sup> （明）高濂：《遵生八箋》，卷15，頁626。



子、鸚鵡等水禽類，這種香爐出現八次，分別是溫庭筠〈酒泉子〉：「金鴨小屏山碧」（1／119）、和凝〈河滿子〉：「卻愛薰香小鴨」（3／908）、顧夙〈虞美人〉：「小金鸚鵡沉煙細」（3／950）、顧夙〈河傳〉：「繡幃香斷金鸚鵡」（3／961）、顧夙〈浣溪沙〉：「翠幃金鴨炷香平」（3／1008）、顧夙〈荷葉盃〉：「金鴨香濃鴛被」（3／1054）、顧夙〈臨江仙〉：「香爐暗銷金鴨冷」（3／1067）、毛熙震〈小重山〉：「金鴨冷沉煙」（4／1401）。

陳敬《陳氏香譜》卷三「香爐」條下云：「香爐不拘銀、銅、鐵、錫、瓦、石，各取其便用，或作狻猊、獬、豸、鳧鴨之類，計其人之當作。頭貴穿窿，可泄火氣。置竅不用太多，使香氣回薄，則能耐久。」<sup>25</sup>《花間集》中的「金爐」應是以「銅」所製，引文所提到「鳧鴨」類之香爐，除了鴨子造型外、顧夙詞提到兩次「金鸚鵡」，也是屬於此種禽鳥類，故一併置入。目前在景德鎮的官窯博物館中，仍可見到明成化年間的素三彩鴨熏。這種鴨熏置放於屋內何處？孟暉曾據和凝〈何滿子〉「卻愛薰香小鴨，羨他長在屏帷」二句解釋道：「『屏帷』連稱，是指當時床設的特殊形制：床周圍安置一圈屏風，屏風外是四合的床帳。『羨他長在屏帷』，是說羨慕鴨形香爐長久的地立在床屏與床帷之內，也就是說，羨慕它總是待在床上。」<sup>26</sup>由上述詞作來看，這種香鴨總是伴隨著「屏山」、「繡幃」、「翠帷」、「鴛被」出現，其置放處主要是在床帷之間。

至於「博山爐」，在《花間集》中出現五次，分別是韋莊〈歸國遙〉：「閑倚博山長歎」（1／357）、顧夙〈玉樓春〉：「博山爐冷水沉微」（3／986）、顧夙〈臨江仙〉：「博山鑪暖澹煙輕」（3／1062）、孫光憲〈虞美人〉：「博山香炷旋抽條」（3／1137）、毛熙震〈更漏子〉：「博山香炷融」（4／1380）。洪芻《香譜》「博山香爐」一則，記載較簡略，陳敬《陳氏香譜》卷四「博山香爐」條下對其形制有較詳細描述，作者先引《西京雜記》曰：「丁緩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作奇禽恠獸，皆自然能動。」接著又引呂大臨《考古圖》曰：

<sup>25</sup> （宋）陳敬：《陳氏香譜》，卷3，頁527-528。

<sup>26</sup> 孟暉：《花間十六聲》，頁160。

「其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sup>27</sup> 從現存之博山爐實物來看，煙氣從山形蓋上之孔蒸騰而出，狀似仙山雲氣繚繞，下盤貯湯象大海，這種香爐即是微型的海上仙山，在熏香之際，除了牽動嗅覺感官之外，更具有視覺上的效果。

除了上述的「鴨型香熏」及「博山爐」之外，《花間集》中應該還出現過一種「被中香爐」，此物在《西京雜記》卷一即有記載：「長安巧工丁緩者……，又作臥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之爲機環轉運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sup>28</sup> 1987年於陝西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一批唐代文物中，也包含了被中香爐，孟暉曾描述此物說：「這種香囊的外殼是個圓球，球殼上佈滿鏤空花紋，以便香氣散出。內部的裝置則巧妙地利用了重力原理，在球體內裝置兩個可以轉動的同心圓環，環內再裝置一個以軸承與圓環相連的小圓鉢。在小圓鉢中盛放上點燃的炭壑、香丸以後，無論香球怎樣轉動，小圓鉢在重力作用下，都會帶動機環與它一起轉動調整，始終保持水平方向的平衡，不會傾翻。」<sup>29</sup> 由於它可置於被褥中使用，故名之爲「被中香爐」。在《花間集》中，可能指涉被中香爐者，如牛嶠〈菩薩蠻〉：「薰爐蒙翠被」（2 / 588），其中「蒙」字很明顯的是將被褥覆蓋住香爐，前述之「鴨型香熏」及「博山爐」再怎麼靠近臥床，也不可能置於被褥之下，因爲極易傾倒，最有可能的就是「被中香爐」了。或是溫庭筠〈菩薩蠻〉：「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1 / 17）、顧夔〈酒泉子〉：「帳深枕膩炷沉煙」（3 / 1022），這兩闕詞都寫到了床上的枕被，「鴛鴦錦」中所發出的「暖香」，或者在「帳深枕膩」中所焚的香，頗符合這種被中香爐的特性。

第三，從香名來看。《花間集》之熏香作品大部分不寫香料名，而以「香」的統稱方式出現，只有 30 餘闕詞作出現香名，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麝香，共有 20 闕詞曾提到過，若扣除香水香燭類，明確可見使用香爐所焚之麝香，就有 12 闕。

<sup>27</sup> （宋）陳敬：《陳氏香譜》，卷 4，頁 532。

<sup>28</sup> （漢）劉歆，（晉）葛洪：《西京雜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344 冊），頁 302。

<sup>29</sup> 孟暉：《花間十六聲》，頁 165。

有溫庭筠〈菩薩蠻〉：「深處麝煙長」（1 / 69）、和凝〈臨江仙〉：「麝煙鸞珮惹蘋風」（3 / 889）、顧夙〈甘州子〉：「一爐龍麝錦帷傍」（3 / 970）、顧夙〈浣溪沙〉：「寶帳玉爐殘麝冷」（3 / 997）、顧夙〈酒泉子〉：「蘭麝煙凝魂斷」（3 / 1013）、顧夙〈楊柳枝〉：「鴛幃羅幌麝煙銷」（3 / 1026）、顧夙〈臨江仙〉：「畫堂深處麝煙微」（3 / 1065）、魏承班〈菩薩蠻〉：「繡幌麝煙沉」（3 / 1253）、鹿虔扈〈女冠子〉：「金爐裊麝煙」（4 / 1305）、毛熙震〈浣溪沙〉：「錦屏綃幌麝煙薰」（4 / 1372）、毛熙震〈木蘭花〉：「寶帳慵薰蘭麝薄」（4 / 1404）、李珣〈臨江仙〉：「玉鑪殘麝猶濃」（4 / 1455）。

洪芻《香譜》卷上「麝香」條下載：「《唐本草》云：生中臺川谷，及雍州、益州皆有之。」<sup>90</sup> 麝香產地之一的益州，是五代十國時期前蜀及後蜀的所在地。

《花間集》編纂於後蜀時期，其中的作者大部分皆與蜀地有關，不是蜀人、就是仕蜀或曾寓蜀。若廣泛的從出現過「麝」字的作品來看，共有 12 家 20 闕：分別是溫庭筠 1 闕、韋莊 2 闕、薛昭蘊 1 闕、毛文錫 1 闕、歐陽炯 1 闕、和凝 2 闕、顧夙 6 闕、孫光憲 1 闕、魏承班 1 闕、鹿虔扈 1 闕、毛熙震 2 闕、李珣 1 闕。其中只有溫庭筠與和凝二人與蜀地無關，其餘十人皆與蜀地有關，<sup>91</sup> 故蜀地產麝香與《花間集》頻頻出現的麝香詞作應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由上述可知，《花間集》中熏香集中於火焚式，使用器具以香爐為多，使用之香料以麝香為主。火焚式的熏香可使香氣更為發散張揚；而香爐焚香是講究微火慢慢熏出香氣，其持久性又遠勝於香燭；在香料當中，麝香屬於動物香，其氣味濃郁。這三點結合起來，營造出一種強烈而持久的熏香氛圍，強烈刺激著詞中人的嗅覺器官，因而引發了一連串的生理與心理的反應。

<sup>90</sup> （宋）洪芻：《香譜》，卷上，頁 496。

<sup>91</sup> 繆鉞〈花間集平議〉一文云《花間集》十八家詞人仕於西蜀者有十四人，「其中溫庭筠、皇甫松為晚唐人，和凝仕於中原梁、唐、晉、漢、周五代，孫光憲仕於南平高氏，其餘十四人都是仕於西蜀者。」繆鉞：《繆鉞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 7 月），第 3 卷，頁 26。據此說，未仕蜀的四人當中，孫光憲是蜀人，所以與蜀地全然無關者僅有溫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人。

### 三、豔情內容與熏香氣味之關係

《花間集》的內容主要以言情為主，且多是男女之間的戀情，如胡雲翼《宋詞選》〈前言〉云：「作為晚唐、五代詞人代表作的《花間集》，幾乎千篇一律都是抒寫綺靡生活中的艷事閑愁。」<sup>32</sup>孫康宜《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亦云：「《花間集》乃早期文人詞家集體努力的成果，所收各詞幾乎無不以『豔情』為主題。」<sup>33</sup>除此之外，《花間集》也有非豔情的作品，如繆鉞曾說：「《花間》詞人在當時填詞的特定環境中所作多屬豔詞，但也絕不是說他們沒有其他方面的詞作。當他們憑吊古跡，涉想邊塞，羈旅行役，看到異鄉風土景物，甚至於感傷亡國之時，也不免偶爾將這些內容寫入詞中，不過數量不多而已。」<sup>34</sup>雖然《花間集》也有其他面向的非豔情詞作，但就比例的多寡來看，仍是以豔情詞佔大多數。而本文篩選出來的 142 闕述及熏香之作品，幾乎都在男女情愛的範圍之中，熏香與豔詞之間似乎有密切的關係。故本節將從嗅覺的角度，結全熏香特定的時空氛圍，分析熏香氣味對詞中人生理心理的影響，及其對豔情詞所產生的效果。

#### （一）閨閣之夜間熏香

熏香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用途十分廣泛，舉凡祀祭、朝會、辟邪、驅蟲、節日、讀書……都會熏香，故歷來作品中亦不乏熏香的描述，但這些熏香作品卻不一定與男女之情有關。我們回到《花間集》特定的背景來看，這 142 闕提及熏香之詞作的空間描述，除了少數作品在室外，其他幾乎都在女性之閨閣內室。其焚香的時間主要在夜晚，古人睡時有焚香的習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床畔香童」一條云：「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

<sup>32</sup> 胡雲翼：《宋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前言〉，頁3。

<sup>33</sup> 孫康宜：《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6月），頁27。

<sup>34</sup> 繆鉞：〈花間集平議〉，《繆鉞全集》第3卷，頁32。

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sup>65</sup>此則主旨為王元寶使用七寶博山爐的奢華，但從其中「寢帳牀前」、「自暝焚香徹曉」之敘述，約略可見古人睡時焚香的習慣。

而《花間集》中的熏香描述，主要為閨閣之夜間熏香，其目的不只是為了安神助眠，更是影射男女情事。有些詞作直接透過兩情相悅的語詞來表現，如溫庭筠〈更漏子〉：「垂翠幕、結同心。待郎燠繡衾」（1 / 97）、牛嶠〈菩薩蠻〉：「薰爐蒙翠被。繡帳鴛鴦睡」（2 / 588）、和凝〈臨江仙〉：「嬌羞不肯入鴛衾。蘭膏光裏兩情深」（3 / 892）……等作品，出現「鴛鴦」、「鴛衾」、「結同心」之語詞，都是男女歡好之意；有些詞作使用宋玉〈高唐賦〉中巫山雲雨之典故來暗示，如韋莊〈歸國遙〉：「睡覺綠鬟風亂，畫屏雲雨散。閑倚博山長歎。淚流沾皓腕」（1 / 357）、毛文錫〈贊浦子〉：「錦帳添香睡，金鑪換夕薰。懶結芙蓉帶，慵拖翡翠裙。正是桃夭柳媚，那堪暮雨朝雲。宋玉高唐意，裁瓊欲贈君」（2 / 722-723）、和凝〈河滿子〉：「寫得魚牋無限，其如花鎖春輝。目斷巫山雲雨，空教殘夢依依。卻愛薰香小鴨，羨他長在屏幃」（3 / 908）、毛熙震〈臨江仙〉：「繡被錦茵眠玉暖，炷香斜裊煙輕。澹蛾羞斂不勝情。暗思閑夢，何處逐雲行」（4 / 1377），這些詞例都用了〈高唐賦〉之典故，又如李珣〈巫山一段雲〉：「有客經巫峽，停橈向水湄。楚王曾此夢瑤姬。一夢杳無期。塵暗珠簾卷，香銷翠幄垂。西風迴首不勝悲，暮雨灑空祠」（4 / 1448）。詞牌〈巫山一段雲〉就直接點出了〈高唐賦〉，且「巫峽」、「楚王」、「暮雨」等語詞亦皆圍繞此典敘寫，明確的指向男女情事。

《花間集》多從女性的視角寫閨怨，分離後的缺憾感，就透過香冷、香銷、香斷……等類似的意念來呈現。如溫庭筠〈南歌子〉：「懶拂鴛鴦枕，休縫翡翠裙。羅帳罷鑪燠。近來心更切，為思君」（1 / 172）、韋莊〈天仙子〉：「蟾彩霜華夜不分，天外鴻聲枕上聞，繡衾香冷嬾重薰。人寂寂，葉紛紛，纔睡依前夢見君」（2 / 415）、張泌〈河傳〉：「夢魂悄斷煙波裏，心如醉。相見何處是。」

<sup>65</sup>（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校點：《開元天寶遺事》（（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等校點：《開元天寶遺事（外七種）》），卷下，頁 18-19。

錦屏香冷無睡。被頭多少淚」(2 / 654)、歐陽炯〈鳳樓春〉：「因想玉郎何處去。……羅幌香冷粉屏空」(3 / 867)、顧夔〈楊柳枝〉：「秋夜香閨思寂寥。漏迢迢。鴛帷羅幌麝煙銷。燭光搖。正憶玉郎遊蕩去。無尋處。更聞簾外雨蕭蕭。滴芭蕉」(3 / 1026)、孫光憲〈河傳〉：「玉鑪香斷霜灰冷。簾鋪影。梁燕歸紅杏。晚來天。空悄然。孤眠，枕檀雲髻偏」(3 / 1110)、毛熙震〈小重山〉：「梁燕雙飛畫閣前。寂寥多少恨，懶孤眠。曉來閑處想君憐，紅羅帳，金鴨冷沉煙」(4 / 1401)。上述這些描述香冷香斷的詞作，頻繁出現床、枕、衾、帷、帳……等物件，敘寫的即是臥床這個私密的空間。這種側重男女之情的內容，正是讓《花間詞》被評為「豔詞」之主要原因。

## (二) 熏香氣味對豔詞之影響

熏香氣味牽動著人的嗅覺器官，透過嗅覺的感知作用，結合不同的空間情境，香味有了各自的意義。在宗教儀式、朝廷議事、文藝活動、歌筵酒宴、特殊節日……等各種不同的場合熏香，就形成了不同的情境。由於《花間集》是為歌筵酒宴所編的歌詞總集，唱曲者為女性，聽曲者為男性，熏香敘寫即能渲染出一種特殊的氛圍。香味本來就具有吸引異性的功能，《開元天寶遺事》卷上「蜂蝶相隨」條下就曾記載：「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sup>36</sup> 楚蓮香因為體有異香，故貴門弟子爭相追逐。或者蘇鶚《杜陽雜編》亦云：「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啖之，故肌香也。」<sup>37</sup> 元載是唐代宗朝的宰相，被體有異香且善為巧媚的寵姬瑤英所迷惑。再者，歷來受寵的女子多與香味有關，像是《香乘》卷七「西施異香」條下載：「西施舉體異香，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甕，用灑帷幄，滿室皆香。」<sup>38</sup> 或者趙飛燕「雜

<sup>36</sup> (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校點：《開元天寶遺事》，卷下，頁8。

<sup>37</sup> (唐)蘇鶚撰，陽羨生校點：《杜陽雜編》，頁114。

<sup>38</sup> (明)周嘉胄：《香乘》，卷7，頁555。



薰諸香，坐處則餘香百日不歇。」<sup>39</sup> 上述這些女子與香皆有密切的關係，若自身無異香，用熏香的方式也可達到同樣的媚惑效果。

在《花間集》142 闕熏香詞作中，大部分以「香」字來統稱，具體出現香料名或香方名者僅 30 餘闕，其中麝香就佔了 20 闕，出現率極高。「麝」是一種類似獐的動物，所以麝香是一種動物香。王一丹〈波斯、和田與中國的麝香〉一文中解釋：「在雄麝的臍部與陰囊之間有麝腺，呈囊狀，即是香囊。麝香為雄麝香囊中的分泌物，新鮮時呈稠厚的黑褐色軟膏狀，乾燥後成為棕褐色細小粉末及大小不同的塊狀顆粒，俗稱『當門子』。」<sup>40</sup> 麝香的氣味很濃，尹偉先〈青藏高原的麝香及麝香貿易〉一文提到：「只要在一升空氣中揮發百萬分之一克的萬分之一麝香，便可以被嗅覺器官察覺出來。」<sup>41</sup> 實際的氣味如林翔云說：「直接嗅聞麝香，其味淡腥臭。」<sup>42</sup> 麝香並不好聞，但為什麼出現率最高？牽涉到合香的問題。

古人焚香並不是使用單一配方，而是採用「合香」的方式。陳敬《陳氏香譜》卷一「合香」條下云：「合香之法，貴於使眾香咸為一體，麝滋而散，撓之使勻。沉實而腴，碎之使和。檀堅而燥，揉之使膩。比其性，等其物而高下，如醫者之藥，使氣味各不相掩。」<sup>43</sup> 可知麝香的功能主要是「散」，讓合香的各種香味易於散發，由於它的氣味較濃且略為「腥臭」，故「入香不宜多用」<sup>44</sup>。從《陳氏香譜》的記載來看，在許多香方中都會有摻入麝香，但份量都不重。《花間集》中提及香料之 30 餘闕作品中，蘭麝同時出現有 8 闕，可約略看出合香的狀態。《花間集》中唯一可見的合香香方，為薛昭蘊〈小重山〉一詞所云之「至今猶惹御鑪香」（2 / 510），《陳氏香譜》卷二記載了「御爐香」的香方如下：沉香二兩、檀香一兩、甲香一兩、生梅花龍腦二錢、馬牙硝、麝香，<sup>45</sup> 這六種香料中就

<sup>39</sup> （明）周嘉胄：《香乘》，卷 7，頁 555。

<sup>40</sup> 王一丹：〈波斯、和田與中國的麝香〉，《北京大學學報》第 2 期（1993 年），頁 79。

<sup>41</sup> 尹偉先：〈青藏高原的麝香及麝香貿易〉，《西藏研究》第 1 期（1995 年），頁 108。

<sup>42</sup> 林翔云：《香味世界》（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1 年 10 月），頁 51。

<sup>43</sup> （宋）陳敬：《陳氏香譜》，卷 1，頁 511。

<sup>44</sup> 同前註。

<sup>45</sup> 同前註，頁 514。

包括了「麝香」。因此，即使熏香詞作中未提到「麝」字，但是麝香的存在應是普遍的。

麝香的功能很多，如《神農本草經》云：「麝香，味辛溫，主辟惡氣，殺鬼精物，溫瘡、蟲毒、癩瘡，去三蟲，久服除邪，不夢寤厭寐。」<sup>46</sup>或者《陳氏香譜》卷一「麝香」條下亦云：「主辟邪、殺鬼精、中惡風毒、療蛇傷多以當門一子，……其真香一子，著腦間，枕之辟惡夢。」<sup>47</sup>麝香與其他草本香料最大的不同之處即在於，它是一種動物性荷爾蒙，雄麝產生麝香是爲了吸引雌麝<sup>48</sup>，林翔云《香味世界》亦提到：「麝香不僅於雌麝具有性生理作用，而且對人特別是對女性的性反應也相當敏感，與性周期有密切關係。麝香的主要成份是麝香酮，其化學結構與男性激素『雄酮』相似。據推斷，麝香酮作用於動物的腦下垂體，產生不同的性荷爾蒙分泌物激素。」<sup>49</sup>因此，在《花間集》中出現於閨幃之內的麝香，不時伴隨著較爲露骨的描述，如歐陽炯〈浣溪沙〉：「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2 / 826）、顧夙〈甘州子〉：「一爐龍麝錦帷傍，屏掩映，燭熒煌。禁樓刁斗喜初長，羅薦繡鴛鴦。山枕上，私語口脂香」（3 / 970），都在麝香的氛圍中，生發出一種無形的誘惑力。

當詞中之男性離去，這時的麝香則觸動著詞中女性的嗅覺記憶，產生失落感。如顧夙〈浣溪沙〉：「寶帳玉爐殘麝冷，羅衣金縷暗塵生。小窗孤燭淚縱橫」（3 / 997）、毛熙震〈木蘭花〉：「掩朱扉，鉤翠箔。滿院鶯聲春寂寞。勻粉淚，恨檀郎，一去不歸花又落。對斜暉，臨小閣。前事豈堪重想著。金帶冷，畫屏幽，寶帳慵燠蘭麝薄」（4 / 1404-1405）、李珣〈臨江仙〉：「鶯報簾前暖日紅。玉鑪殘麝猶濃。起來閨思尚疎慵。別愁春夢，誰解此情悰。強整嬌姿臨寶鏡，小池

<sup>46</sup>（魏）吳普等述，（清）孫星衍、孫馮翼同輯：《神農本草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12月，《叢書集成簡編》第446冊），頁45。

<sup>47</sup>（宋）陳敬：《陳氏香譜》，卷1，頁507。

<sup>48</sup>尹偉先：〈青藏高原的麝香及麝香貿易〉一文云：「麝香香出自雄麝鼠蹊部隆起的囊狀香腺中，其特殊的香味是爲了吸引雌麝。」，頁108。

<sup>49</sup>林翔云：《香味世界》，頁51。

一朵芙蓉。舊歡無處再尋蹤。更堪迴顧，屏畫九疑峰」(4 / 1455)。熏香牽動的是嗅覺，嗅覺的作用相當特別，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曾論嗅覺與記憶的關係，她說：「嗅覺和我們其他的感官不同，它和記憶中樞的關係非常密切，很容易就會與情感混雜。若鼻子察覺到什麼氣味，就會直接把訊息傳送給邊緣系統，這神祕、古老和情感強烈的部位，充滿著欲望和渴求，由杏仁核(情感)和海馬回(記憶)記錄下來。很少有事物如氣味這般值得記憶，它可以掀起濃重的懷舊思緒，因為早在我們來得及編輯修改之前，它就勾起了強有力的印象和情感。你所見所聽的可能旋即消失在短期記憶的堆肥之中，但嗅覺幾乎沒有短期記憶。」<sup>50</sup>《花間集》這類作品中的「殘麝」、「薄麝」之類的餘香，可以瞬間喚起詞中人過往兩情繾綣的記憶，由於這種長期的嗅覺記憶強度極深，更加的對比出現實中孤單的自身。

#### 四、熏香密碼：《花間集》與南朝宮體詩之差別

《花間集》由後蜀趙崇祚所編纂，歐陽炯為之命名及作序，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先陳述歌詞的源流發展，唐代以來歌詞的需求量大增，故編纂此詞集，提供歡筵場合的唱曲所需。他說：

……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逕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常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眾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為序引。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為絕唱，乃命之為《花間集》。庶以陽春之甲，將使西園

<sup>50</sup>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祺譯：《氣味、記憶與愛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5月)，頁159-160。

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sup>51</sup>

序文中所說「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就點出了唐代曲子詞大盛，「家家」「處處」都是歡宴場合，唱歌的都是「越豔」「嫦娥」之類的美麗歌女。但是舊的歌詞所本為「南朝之宮體」，缺點是「言之不文」、「秀而不實」。所以趙崇祚興起了編纂新詞的想法，故「廣會眾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其主要目的就是提供一個較有水準的詞集，「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讓歌女不要再唱那些庸俗村氣的「蓮舟之引」，使男性名流在參加宴會時更能盡興尋歡。

《花間集》是爲了有別於「言之不文」、「秀而不實」的南朝宮體詩而編的歌詞總集。趙崇祚以宮體詩做爲對比組，仍是與上流權貴生活有密切的關係。所謂的宮體詩，「指齊梁以來，由徐摛始作俑者，以東宮太子蕭綱等人爲中心，主要以宮廷生活爲描寫對象，歌咏女性的服飾、容貌、體態、物件及女子的情緒天地。」<sup>52</sup> 作者皆是政治權力核心中之人，並以宮廷生活爲描述內容，故有宮體之名。而《花間集》的編者趙崇祚，亦是權貴之後，他是後蜀開國功臣宋王趙廷隱之長子，趙廷隱的生活極其奢豪，《九國志》〈趙庭隱〉傳云：「庭隱久居大鎮，積金帛鉅萬，窮極奢侈，不爲制限，營構臺榭，役徒日數千計。」<sup>53</sup>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亦載：「僞蜀主當僭位，諸勳貴功臣競起甲第，獨僞中令趙廷隱起南宅北宅、千梁萬楹，其諸奢麗，莫之與儔。」<sup>54</sup> 趙廷隱豪侈的生活，在權貴階級中可說是佼佼者，這不但表現在宏偉的建築，更表現在歌舞宴樂的講究。

後蜀的社會風氣本來就是極盡聲色之娛，《蜀檣杵》就記載當時蜀地：「村

<sup>51</sup> (後蜀)歐陽炯：〈花間集序〉，(後蜀)趙崇祚編，楊景龍校注：《花間集校注》第1冊，頁1-2。

<sup>52</sup> 歸青：《南朝宮體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頁6。

<sup>53</sup> (宋)路振撰，連人點校：《九國志》(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5月，劉曉東等點校：《二十五別史》第13冊)，頁76。

<sup>54</sup> (五代)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6月)，頁431。

落閭巷之間，弦管歌誦，合筵社會，晝夜相接。」<sup>55</sup>從 2011 年挖掘出來的趙廷隱墓葬物品來看，「有 20 餘件妓樂俑高 0.6 米，皆立姿，按裝束及姿態分樂俑、歌俑及舞俑三種。其所著服裝鮮豔富麗，衫、裙清晰可辨，且多描金。樂俑所執樂器有琵琶、箏、篳篥、羌鼓、齊鼓、笙、排簫等；歌俑神態尊貴，頭飾金簪，位於眾樂俑中部；舞俑中 2 件為柔舞俑，著女裝，姿態柔和優美，1 件為健舞俑，著男裝，姿態幹健有力。」<sup>56</sup>趙廷隱墓葬中的妓樂俑就有 20 餘件，且當時後蜀宮中的教坊部頭孫延應，即是趙廷隱家中之優人，<sup>57</sup>可見趙家歌舞娛樂之盛況。而趙崇祚在這樣優渥的笙歌環境中，不乏宴樂集會，接觸到新詞的機會亦較一般人多，故歐陽炯的序文才會說：「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用珍貴罕見的翠鳥羽毛及入水不濡的鮫綃紗，比喻新詞之不同流俗，編成這本異於南朝宮體的《花間集》，供貴族宴樂時使用，以彰顯優雅精緻的歌樂品質。

〈花間集序〉指出南朝宮體詩「言之不文」、「秀而不實」，故欲與之不同，以下說明宮體詩之特質。宮體詩的形成，主要是以梁簡文帝蕭綱為東宮太子時、於宮廷中號召而成的文學集團，此文學集團主要包括徐摛父子、庾肩吾父子等人。如《梁書》〈簡文帝紀〉載，蕭綱「雅好題詞，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sup>58</sup>或如《北史》〈庾信傳〉云：「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sup>59</sup>《隋書》經籍志卷四載：「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

<sup>55</sup> (宋)張唐英著，王文才、王炎校箋：《蜀禱机校箋》(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1月)，頁381。

<sup>56</sup> 〈四川發現後蜀宋王趙廷隱墓〉，金沙遺址博物館網站 <http://academic.jinshasitemuseum.com:8014/info/79.jsp>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日)

<sup>57</sup> 《蜀禱机校箋》載：「六月，教坊部頭孫延應、王彥洪等謀為逆。延應，趙廷隱之優人」，(宋)張唐英著，王文才、王炎校箋：《蜀禱机校箋》，卷4，頁342。

<sup>58</sup> (唐)姚思廉：《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99年5月3版)，卷4，頁109。

<sup>59</sup> (唐)李延壽：《北史》第4冊(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12月3版)，卷83，頁2793。

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sup>60</sup> 唐代劉肅《大唐新語》云：「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sup>61</sup>

從上述之引文來看，宮體詩取材為「閨闈之內」、「衽席之間」，明代胡應麟直接以「閨房一體」<sup>62</sup> 稱之。因為宮體詩專門描摹閨閣女性的情思，故後代批評常以「豔」字形容其風格，如上述引文之「輕豔」、「綺豔」、「豔詩」。而蕭綱文學集團的重要成員徐陵，曾經編輯《玉臺新詠》一書，其於序中亦明言「撰錄豔歌，凡為十卷」<sup>63</sup>，可見此書與宮體詩關係密切，而歸青《南朝宮體詩研究》也提到，《玉臺新詠》「收錄漢魏至梁的豔詩 678 首，它的編纂與宮體詩的發展有著直接的關係。」<sup>64</sup>《玉臺新詠》近 700 首，風格不一，其中部分作品屬於豔情類。以下分析主要以《玉臺新詠》之豔情作品與《花間集》對照參看，所用的校本為清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上下兩冊，<sup>65</sup> 以下所舉詩例直接標明本書冊數／頁數，不另出註。

宮體詩為豔詩，《花間集》為豔詞，二者主要以女性為描摹的主體，不管是形容外在的美貌、或敘內在的情緒，都不離男女歡情之範圍，因而盛行於聲色場合中。但從豔情的角度來看，這二者的表現方式實有顯隱之差別。宮體較顯，對於豔情的描摹較直露；《花間》則較隱，豔情描寫點到為止。先論宮體詩的部分：宮體詩表達男女歡情很直接，如楊方〈合歡詩〉：「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杯、衣用雙絲絹、寢共無縫襦」（上冊／110-111）、沈約〈少年新婚為之詠〉：「裾

<sup>60</sup> （唐）魏徵：《隋書》第 2 冊（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6 月 3 版），卷 35，頁 1090。

<sup>61</sup> （唐）劉肅，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卷 3，頁 58。

<sup>62</sup> （明）胡應麟：《詩藪》（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 6 月，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 3 冊），外編卷 2，頁 2589。

<sup>63</sup> 徐陵：〈玉臺新詠序〉，（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1 月），頁 13。

<sup>64</sup> 歸青：《南朝宮體詩研究》，頁 302。

<sup>65</sup> （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



開見玉趾，衫薄映凝膚」（上冊／185）、沈約〈六憶詩〉：「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上冊／191）、吳均〈咏少年〉：「願君奉繡被，來就越人宿」（上冊／236）、蕭綱〈倡婦怨情十二韻〉：「蕩子無消息，朱脣徒自香」（下冊／288）、蕭綱〈咏內人晝眠〉：「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恒相伴，莫誤是倡家」（下冊／314）、劉孝威〈鄱縣遇見人織率爾寄婦〉：「獨眠真自難，重衾猶覺寒。愈憶凝脂暖，彌想橫陳懽」（下冊／342）、劉綏〈敬酬劉長史咏名士悅傾城〉：「釵長逐鬢髮，袜小稱腰身。夜夜言嬌盡，日日態還新」（下冊／345-346）……等。宮體詩的敘事性較強，常用具體的情節點去串連全詩，從上述例子可見，對於豔情場景描述，不時出現同眠共枕的具體畫面，部分敘述露骨，直接呈現私密的閨房景象，無怪乎歐陽炯〈花間集序〉會對宮體詩有「言之不文」、「秀而不實」之譏評。

宮體詩在表現女子之哀怨，亦頗直接。從詩題來看，直接點出「怨」字者約三十多首，例如何遜〈閨怨〉、王僧孺〈春怨〉、〈春閨有怨〉、吳均〈閨怨〉、蕭綱〈怨詩〉、〈怨歌行〉、〈獨處怨〉、蕭綸〈代秋胡婦閨怨〉、〈代舊姬有怨〉、吳孜〈春閨怨〉……等。從內容來看，「空床」的意象頻頻出現，如蕭綱〈和徐錄事見內人作臥具〉：「更恐從軍別，空牀徒自憐」（下冊／289）、蕭綱〈從頓顛還城〉：「持此橫行去，誰念守空牀」（下冊／292）、蕭綸〈代秋胡婦閨怨〉：「塵鏡朝朝掩，寒牀夜夜空」（下冊／302）、劉孝綽〈淇上戲蕩子婦示行事〉：「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下冊／331）、王訓〈奉和率爾有詠〉：「一朝恃容色，非復守空房」（下冊／336）、劉綏〈冬宵〉：「不堪寒夜久，夜夜守空牀」（下冊／347）、蕭子範〈春望古意〉：「落花徒入戶，何解妾牀空」（下冊／362）、劉孝綽〈春宵〉：「誰能對雙燕，暝暝守空牀」（下冊／366）。這些「空牀」「空房」意象，太過指涉形而下之男女關係，內蘊情感反而被削弱了，也使得文學的餘韻美感都大受影響。

回到《花間集》來看，此集內容雖不離男女情愛，但不致出現過於直露的描述，而能保持著含蓄幽怨的美感，造成這種婉約美感的因素很多，而本文所論之熏香，為其眾多因素之一。熏香在男女情愛的描述中，具有密碼的功能，如同給讀者一把通往私密情境的鑰匙，但卻不直接去呈現那個私密的情境。如前一節所

述，熏香嗅覺能引發人們種種生理與心理之反應，詞作就在熏香的暗示之中，引導讀者進入那個特殊的氛圍之中。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在《感官之旅》一書指出：「嗅覺不像其他知覺，它不需要翻譯者，它的效果直接，不因語言、思想、或翻譯而稀釋。」<sup>66</sup> 它的傳達力直接而強烈。故男女相聚的時候，熏香帶出的是溫暖愉悅的氣息，如和凝〈山花子〉：「幾度試香纖手暖，一迴嘗酒絳唇光。佯弄紅絲蠅拂子。打檀郎」（3 / 902），此詞描述女子在熏香後，出現試酒、輕打檀郎等舉動。或如魏承班〈菩薩蠻〉：「酒醺紅玉軟。眉翠秋山遠。繡幌麝煙沉。誰人知兩心」（3 / 1253），寫女子酒酣，進入「繡幌麝煙沉」之帳中，結句含蓄的以「誰人知兩心」表示二人歡好。又如毛文錫〈戀情深〉：「滴滴銅壺寒漏咽。醉紅樓月。宴餘香殿會鴛衾。蕩春心。眞珠簾下曉光侵。鶯語隔瓊林。寶帳欲開慵起，戀情深」（2 / 762），全詞最直露者就是夜間「宴餘香殿會鴛衾。蕩春心」二句，之後兩性纏綿的私密情事直接跳過，故過片即爲「曉光侵」，爲天亮後揭簾而出的動作。透過上述例子可見，熏香是男女情事的臨界點，熏香之後的私密過程皆不細述，故熏香實具強烈的暗示作用。

熏香詞作中，常以殘冷的熏香含蓄的暗示女子之愁怨。如溫庭筠〈清平樂〉：「鳳帳鴛被徒燠。寂寞花鎖千門」（1 / 195）、歐陽炯〈鳳樓春〉：「斜日照簾，羅幌香冷粉屏空。海棠零落，鶯語殘紅」（3 / 867）、毛熙震〈清平樂〉：「含愁獨倚閨幃。玉鑪煙斷香微。正是銷魂時節，東風滿樹花飛」（4 / 1388），在斷香冷香之後，皆採用以景喻情的方式講內心的孤單惆悵，如「寂寞花鎖千門」之禁錮意象、「海棠零落，鶯語殘紅」之凋殘敗落、「東風滿樹花飛」之淒美飄零，皆暗示了女子的寂寞哀怨之處境。即使不用景來暗示，情語之描摹仍是含蓄，如張泌〈浣溪沙〉：「枕障燠鑪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杏花明月始應知」（2 / 635），「枕障燠鑪隔繡幃」之「隔」字，引出了次句「二年終日兩相思」的分離景況；或如顧夔〈臨江仙〉：「香燼暗銷金鴨冷，可堪辜負前期。繡襦不整鬢鬢欹。幾多惆悵，情緒在天涯」（3 / 1067），其中的「香燼暗銷金鴨冷」意指

<sup>66</sup>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祺譯：《感官之旅》（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8月），頁14。

熏香爐火已冷卻，原因是男子「辜負前期」，而女子「幾多惆悵，情緒在天涯」，惆悵思緒滿懷，以「天涯」之遠景來暗示男子之不歸。

整體而言，宮體詩與《花間集》都是豔情之內容，但是表現手法不同，效果就有顯隱之差別。大致而言，宮體詩著重情節過程、敘述具體事件，男女之情的表達直接顯露；但是《花間集》則善於渲染氛圍，突顯女子內在的抽象情懷，而熏香敘寫則成爲指涉男女情事的密碼。表面上看來，熏香似乎只是閨中女子日常生活的一環，但透過熏香效果與女子情緒結合後，巧妙引發出一種似有若無的暗示力量，讀者在熏香的氛圍中感受到無盡的餘韻。

## 五、結論

《花間集》是中國第一部詞學總集，其獨特的婉約特質影響後代文人詞的發展走向。形成婉約特質的因素有很多，而熏香爲其中的一個面向。本文主要得到下列三點結論：第一，《花間集》的熏香方式。熏香詞作共計有 142 闕，佔《花間集》之近三成，顯示熏香確是《花間集》中的一個重要的現象。而在這 142 闕作品當中，又以火焚式的熏香爲主，共計有 91 闕，佔了全部熏香詞作之六成左右，與非火焚式的熏香相較之下，火焚熏香可使香氣更爲濃烈發散並且持久，加強了香味的影響力量。第二，熏香現象在《花間集》中的意義。熏香之用途十分廣泛，舉凡祀祭、朝會、辟邪、驅蟲、節日、讀書……之際都會熏香，但是《花間集》中的熏香，大多指向閨閣夜間就寢時之熏香，其最基本的功能固然爲安宅與助眠，但細究其最常出現的香料爲「麝香」，再配合《花間集》的豔情氛圍來看，則動物性的麝香透過詞中人的嗅覺，隱約暗示男女之情，使得《花間集》豔情的呈現方式趨向婉約含蓄。第三，將此現象擴大並置入歷史時間軸來看，論《花間集》之熏香現象在文學史上之意義。由於歐陽炯的〈花間集序〉清楚的提到此集是爲了與「言之不文」、「秀而不實」的南朝宮體詩有所區別，故此部分主要分析此二者不同之表達方式。宮體詩多描述豔情之具體情節過程，直接顯露；但《花間集》則較重詞中人之內心情懷，將豔情之內容深隱化，而熏香即是指涉男女情愛的重要密碼，透過熏香敘寫，即可暗示出難以言說的私密情懷。

整體而言，《花間集》在形式技巧部分，發展出含蓄婉轉的表達方式，不但矯正了南朝宮體詩的直露，亦確立了詞體重要的審美特質；但是，形式技巧固然改進了，內容卻未隨之提升，雖然已有少許非豔情的作品，但畢竟數量太少，主要還是承襲著南朝宮體詩的豔情面向。宋代晁謙之於〈花間集跋〉云：「雖文之靡無補於世，亦可謂工矣。」<sup>67</sup>《花間集》形式之「工」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它的內容「無補於世」，也是不爭的事實。《花間集》是流行歌曲的總集，豔情的內容依恃著婉約之形式，更加肆無忌憚的流行傳唱於各個階層，對於社會風氣不免產生負面的影響。故宋代陸游〈花間集跋〉亦云：「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歎也哉。」<sup>68</sup>

---

<sup>67</sup> (宋)晁謙之〈花間集跋〉(施蟄存：《詞集序跋萃編》)，頁632。

<sup>68</sup> (宋)陸游〈花間集跋〉(施蟄存：《詞集序跋萃編》)，頁632。

附錄：《花間集》熏香詞作表<sup>69</sup>

總數：142 闕					
溫庭筠：15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 ○非火
1	溫庭筠	菩薩蠻—其一	鬢雲欲度香腮雪	1 / 3	○
2	溫庭筠	菩薩蠻—其二	暖香惹夢鴛鴦錦	1 / 17	●
3	溫庭筠	菩薩蠻—其六	香燭銷成淚	1 / 42	●
4	溫庭筠	菩薩蠻—其十	沉香閣上吳山碧	1 / 60	○
5	溫庭筠	菩薩蠻—其十二	深處麝煙長	1 / 69	●
6	溫庭筠	更漏子—其一	香霧薄	1 / 85	●
7	溫庭筠	更漏子—其三	香作穗，蠟成淚	1 / 95	●
8	溫庭筠	更漏子—其四	待郎燼繡衾	1 / 97	●
9	溫庭筠	更漏子—其六	玉爐香	1 / 104	●
10	溫庭筠	酒泉子—其二	金鴨小屏山碧	1 / 119	●
11	溫庭筠	酒泉子—其四	羅帶惹香	1 / 126	
12	溫庭筠	楊柳枝—其四	六宮眉黛惹香愁	1 / 145	
13	溫庭筠	南歌子—其七	羅帳罷鑪燻	1 / 172	●
14	溫庭筠	女冠子—其一	輕紗捲碧煙	1 / 184	●
15	溫庭筠	清平樂—其一	鳳帳鴛被徒燻	1 / 195	●
皇甫松：1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 ○非火
16	皇甫松	夢江南—其一	蘭燼落	1 / 285	●
韋莊：12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 ○非火
17	韋莊	浣溪沙—其三	滿身香霧簇朝霞	1 / 311	

<sup>69</sup> 本表所列詞作之冊數、頁數，依據（後蜀）趙崇祚編、楊景龍校注《花間集校注》一書。

18	韋莊	浣溪沙一其四	滿身蘭麝醉如泥	1 / 314	
19	韋莊	菩薩蠻一其一	香燈半捲流蘇帳	1 / 321	●
20	韋莊	歸國遙一其三	閑倚博山長歎	1 / 357	●
21	韋莊	應天長一其一	寂寞繡屏香一炷	1 / 359	●
22	韋莊	清平樂一其四	繡閣香燈滅	1 / 381	●
23	韋莊	江城子一其一	朱唇未動、先覺口脂香	2 / 396	○
24	韋莊	天仙子一其二	醺醺酒氣麝蘭和	2 / 413	
25	韋莊	天仙子一其三	繡衾香冷嬾重薰	2 / 415	●
26	韋莊	喜遷鶯一其一	香滿衣	2 / 423	
27	韋莊	訴衷情一其一	燭燼香殘簾未捲	2 / 437	●
28	韋莊	訴衷情一其二	越羅香暗銷	2 / 439	
薛昭蘊：6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 ○非火
29	薛昭蘊	浣溪沙一其六	麝煙蘭燄簇花鈿	2 / 491	●
30	薛昭蘊	喜遷鶯一其二	滿袖桂香風細	2 / 501	
31	薛昭蘊	喜遷鶯一其三	香袖半籠鞭	2 / 504	
32	薛昭蘊	小重山一其二	至今猶惹御鑪香	2 / 510	●
33	薛昭蘊	相見歡	羅襦繡袂香紅	2 / 517	○
34	薛昭蘊	醉公子	床上小燠籠	2 / 519	●
牛嶠：5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 ○非火
35	牛嶠	更漏子一其一	香閣掩	2 / 572	
36	牛嶠	望江怨	粉香和淚泣	2 / 579	○
37	牛嶠	菩薩蠻一其三	薰爐蒙翠被	2 / 588	●
38	牛嶠	菩薩蠻一其六	香閣掩芙蓉	2 / 596	
39	牛嶠	菩薩蠻一其七	粉融香汗流山枕	2 / 599	○
張泌：6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 ○非火
40	張泌	浣溪沙一其五	錦帷鴛被宿香濃	2 / 633	●
41	張泌	浣溪沙一其六	枕障燠鑪隔繡幃	2 / 635	●



42	張泌	河傳一其一	錦屏香冷無睡	2 / 654	●
43	張泌	酒泉子一其一	紅焰小，背蘭缸	2 / 659	●
44	張泌	滿宮花	嬌豔輕盈香雪膩	2 / 669	○
45	張泌	南歌子一其三	鬱金香	2 / 678	●
毛文錫：6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非火
46	毛文錫	虞美人一其二	玉鑪香暖頻添炷	2 / 701	●
47	毛文錫	西溪子	嬌妓舞衫香暖	2 / 711	
48	毛文錫	贊浦子	錦帳添香睡，金鑪換夕薰	2 / 722	●
49	毛文錫	柳含煙一其一	龍舟鳳舸木蘭香	2 / 736	○
50	毛文錫	浣溪沙一其一	蘭麝飄香初解珮	2 / 752	
51	毛文錫	戀情深一其一	宴餘香殿會鴛衾	2 / 762	
牛希濟：3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非火
52	牛希濟	臨江仙一其一	金爐珠帳，香霧晝偏濃	2 / 785	●
53	牛希濟	臨江仙一其四	簫鼓聲稀香燼冷	2 / 795	●
54	牛希濟	酒泉子	舊鑪香	2 / 807	●
歐陽炯：5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非火
55	歐陽炯	浣溪沙一其一	惹窗映竹滿爐煙	2 / 821	●
56	歐陽炯	浣溪沙一其二	宛風如舞透香肌	2 / 824	○
57	歐陽炯	浣溪沙一其三	蘭麝細香聞喘息	2 / 826	
58	歐陽炯	三字令	香燼落	2 / 829	●
59	歐陽炯	鳳樓春	羅幌香冷粉屏空	3 / 867	●
和凝：5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非火
60	和凝	臨江仙一其一	麝煙鸞珮惹蘋風	3 / 889	●
61	和凝	臨江仙一其二	蘭膏光裏兩情深	3 / 892	●

62	和凝	山花子一其一	鶯錦蟬穀馥麝臍	3 / 898	
63	和凝	山花子一其二	幾度試香纖手暖	3 / 902	●
64	和凝	河滿子一其二	卻愛薰香小鴨	3 / 908	●
顧夔：29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非火
65	顧夔	虞美人一其一	香檀細畫侵桃臉	3 / 945	○
66	顧夔	虞美人一其二	曉幃初卷冷煙濃	3 / 948	●
67	顧夔	虞美人一其三	小金鸚鵡沉煙細	3 / 950	●
68	顧夔	虞美人一其四	翠帷香粉玉爐寒	3 / 953	●
69	顧夔	河傳一其一	繡幃香斷金鸚鵡	3 / 961	●
70	顧夔	河傳一其三	小鑪香欲焦	3 / 966	●
71	顧夔	甘州子一其一	一爐龍麝錦帷傍	3 / 970	●
72	顧夔	玉樓春一其二	香滅繡幃人寂寂	3 / 984	●
73	顧夔	玉樓春一其三	博山爐冷水沉微	3 / 986	●
74	顧夔	浣溪沙一其二	寶帳玉爐殘麝冷	3 / 997	●
75	顧夔	浣溪沙一其四	瑤姬何處瑣蘭房	3 / 1002	
76	顧夔	浣溪沙一其五	惹香暖夢繡衾重	3 / 1004	●
77	顧夔	浣溪沙一其七	翠幃金鴨炷香平	3 / 1008	●
78	顧夔	酒泉子一其二	蘭麝煙凝魂斷	3 / 1013	●
79	顧夔	酒泉子一其三	舊香寒	3 / 1015	●
80	顧夔	酒泉子一其五	金蟲玉燕瑣香奩	3 / 1020	○
81	顧夔	酒泉子一其六	帳深枕膩炷沉煙	3 / 1022	●
82	顧夔	酒泉子一其七	香粉汗	3 / 1024	○
83	顧夔	楊柳枝	鴛幃羅幌麝煙銷	3 / 1026	●
84	顧夔	獻衷心	小爐煙細	3 / 1032	●
85	顧夔	應天長	輕透鵝黃香畫袴	3 / 1035	
86	顧夔	訴衷情一其一	香滅簾垂春漏永	3 / 1037	●
87	顧夔	訴衷情一其二	香閣掩	3 / 1039	
88	顧夔	荷葉盃一其二	蘭釭背帳月當樓	3 / 1045	●
89	顧夔	荷葉盃一其三	滿身蘭麝撲人香	3 / 1047	
90	顧夔	荷葉盃一其七	金鴨香濃鴛被	3 / 1054	●
91	顧夔	臨江仙一其一	博山鑪暖澹煙輕	3 / 1062	●
92	顧夔	臨江仙一其二	畫堂深處麝煙微	3 / 1065	●

93	顧夔	臨江仙一其三	香燼暗銷金鴨冷	3 / 1067	●
孫光憲：14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非火
94	孫光憲	浣溪沙一其三	殘香猶暖繡薰籠	3 / 1085	●
95	孫光憲	浣溪沙一其六	蘭沐初休曲檻前	3 / 1092	○
96	孫光憲	浣溪沙一其七	風遞殘香出繡簾	3 / 1095	●
97	孫光憲	河傳一其三	玉鑪香斷霜灰冷	3 / 1110	●
98	孫光憲	菩薩蠻一其一	碧煙輕裊裊。紅顫燈花笑	3 / 1117	●
99	孫光憲	菩薩蠻一其四	嫩玉擡香臂	3 / 1124	○
100	孫光憲	河瀆神一其一	銀燈飄落香燧	3 / 1130	●
101	孫光憲	虞美人一其一	博山香炷旋抽條	3 / 1137	●
102	孫光憲	虞美人一其二	一穗香遙曳	3 / 1139	●
103	孫光憲	生查子一其二	誰家繡轂動香塵	3 / 1150	
104	孫光憲	生查子一其三	玉爐寒，香燼滅	3 / 1152	●
105	孫光憲	酒泉子一其一	香貂舊製戎衣窄	3 / 1160	○
106	孫光憲	女冠子一其二	幽香盡日焚	3 / 1180	●
107	孫光憲	玉胡蝶	舞衫沉麝香	3 / 1197	
魏承班：5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非火
108	魏承班	菩薩蠻一其一	宴罷入蘭房	3 / 1250	
109	魏承班	菩薩蠻一其二	繡幌麝煙沉	3 / 1253	●
110	魏承班	滿宮花	羅帳香幃鴛鴦寢	4 / 1259	●
111	魏承班	訴衷情一其一	羅帳裊香平	4 / 1269	●
112	魏承班	訴衷情一其三	紅蠟淚飄香	4 / 1273	●
鹿虔扈：2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非火
113	鹿虔扈	女冠子一其二	金爐裊麝煙	4 / 1305	●
114	鹿虔扈	思越人	淚侵花暗香銷	4 / 1308	

閻選：4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 ○非火
115	閻選	虞美人一其一	臂留檀印齒痕香	4 / 1315	○
116	閻選	虞美人一其二	楚腰鱗領團香玉	4 / 1318	
117	閻選	臨江仙一其二	香霧冷風殘	4 / 1323	●
118	閻選	浣溪沙	倚屏山枕惹香塵	4 / 1326	
尹鶚：2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 ○非火
119	尹鶚	臨江仙一其一	金鎖小蘭房	4 / 1338	
120	尹鶚	滿宮花	一炷後庭香裊	4 / 1343	●
毛熙震：17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 ○非火
121	毛熙震	浣溪沙一其五	滿身新裊瑞龍香	4 / 1367	●
122	毛熙震	浣溪沙一其七	錦屏綃幌麝煙薰	4 / 1372	●
123	毛熙震	臨江仙一其一	椒房蘭洞	4 / 1374	
124	毛熙震	臨江仙一其二	炷香斜裊煙輕	4 / 1377	●
125	毛熙震	更漏子一其一	博山香炷融	4 / 1380	●
126	毛熙震	更漏子一其二	竊香私語時	4 / 1382	
127	毛熙震	女冠子一其二	纖手輕輕整，玉鑪香	4 / 1386	●
128	毛熙震	清平樂	玉鑪煙斷香微	4 / 1388	●
129	毛熙震	南歌子一其一	膩香紅玉茜羅輕	4 / 1390	
130	毛熙震	南歌子一其二	繡衣香	4 / 1392	
131	毛熙震	小重山	金鴨冷沉煙	4 / 1401	●
132	毛熙震	定西番	餘香出繡衣	4 / 1403	
133	毛熙震	木蘭花	寶帳慵薰蘭麝薄	4 / 1405	●
134	毛熙震	後庭花一其三	越羅小袖新香荷	4 / 1412	
135	毛熙震	酒泉子一其一	映香煙霧隔	4 / 1414	●
136	毛熙震	酒泉子一其二	粉香寒	4 / 1416	○
137	毛熙震	菩薩蠻一其一	屏掩斷香飛	4 / 1418	●

李珣：5 闕					
序號	作者	詞牌名	詞句	冊 / 頁	熏香方式 ●火 ○非火
138	李珣	浣溪沙一其二	縷金衣透雪肌香	4 / 1430	○
139	李珣	巫山一段雲一其一	香銷翠幄垂	4 / 1448	●
140	李珣	臨江仙一其二	玉鑪殘麝猶濃	4 / 1455	●
141	李珣	酒泉子一其三	燭暗香凝天欲曉	4 / 1488	●
142	李珣	菩薩蠻一其三	香斷畫屏深	4 / 1500	●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 劉歆，(晉) 葛洪：《西京雜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344冊)。
- (魏) 吳普等述，(清) 孫星衍、孫馮翼同輯：《神農本草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12月，《叢書集成簡編》第446冊)。
- (陳) 徐陵編，(清) 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月)。
- (北周) 庾信撰，(清) 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5月)。
- (唐) 李延壽：《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12月3版)。
- (唐) 姚思廉：《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99年5月2版)。
- (唐) 劉肅，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 (唐) 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6月3版)。
- (唐) 徐堅：《初學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2版)。
- (五代) 王仁裕等撰，丁如明等校點《開元天寶遺事(外七種)》(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8月)。
- (五代) 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6月)。
- (後蜀) 趙崇祚編，李一氓校：《花間集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3月)。
- (後蜀) 趙崇祚編，楊景龍校注：《花間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10月)。
- (宋) 洪芻：《香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78冊)。
-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11月)。



- (宋)張唐英著，王文才、王炎校箋：《蜀檣机校箋》（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1月）。
-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
- (宋)陳敬：《陳氏香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78冊）。
- (宋)路振撰，連人點校：《九國志》（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5月，劉曉東等點校：《二十五別史》第13冊）。
- (明)周嘉胄：《香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78冊）。
- (明)胡應麟：《詩藪》（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6月，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3冊）。
- (明)高濂：《遵生八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88冊）。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 孟暉：《花間十六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9月）。
- 林翔云：《香味世界》（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1年10月）。
- 施蟄存：《詞集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2月）。
- 胡雲翼：《宋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 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10月）。
- 孫康宜：《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6月）。
- 繆鉞：《繆鉞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
-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祺譯：《感官之旅》（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8月）。
-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祺譯：《氣味、記憶與愛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5月）。

歸青：《南朝宮體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

（二）期刊論文

王一丹：〈波斯、和田與中國的麝香〉，《北京大學學報》第2期（1993年），頁78-89。

尹偉先：〈青藏高原的麝香及麝香貿易〉，《西藏研究》第1期（1995年），頁108-116。

（三）網路資料

〈四川發現後蜀宋王趙廷隱墓〉，金沙遺址博物館網站，<http://academic.jinshasite-museum.com:8014/info/79.jsp>（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日）。

# The Description of Incense-burning in “*Hua Jian Ji*”

*Chen, Kang-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the Soochow University

## Abstract

“*Hua Jian Ji*”, the *Anthology of Poems Written among the Flowers*, was compiled by Chao Chung-Tzuo of Later Shu including five hundred lyrics for banquets by eighteen ci writers. This is the first lyric anthology of literati ci and therefore its influence on later development of ci is crucial. Originally, “*Hua Jian Ji*” was meant for singing in the banquets and its subjects were mostly about romantic love. Yet, the compiler deliberately chose lyrics written in the delicate restraint style for this anthology to differentiate it from the palace style of Southern Dynasties poetry, which was undisguised and palpable. This delicate restraint styl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rge amount of description of incense-burning.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these descriptions and its implicit formal meanings.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troduced as follows: first, through the selected ci from “*Hua Jian Ji*”, how and what is described about incense-burning is outlined. Seco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rotic love and the description of incense-burning is discussed. The smell of scent has a strong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human.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incense-burning, ci writers were able to implicitly present the erotic love. Third, from the historical aspect of literature development, the meanings of incense-burning are inferred. Ouyang Jiong mentioned in his “Preface to *Hwa Jian Ji*” that this collect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e Palace Style poetry, gongti shi. In

this article, I will focus on the presentation of incense-burning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o sum up, the description of incense-burning in “*Hua Jian Ji*” is not just the life style of the upper class, but also a crucial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delicate restraint style of ci.

**Keywords:** Later Shu, “*Hua Jian Ji*”, Incense-Burning, Palace Style Poetry (Gongti Shi) of Southern Dynasties, Delicate Restraint Style